



趙志軍的
藝術之路

編輯言：觀賞趙志軍的作品，如沐暖陽。他以藝術為窗，將「童年的那束光」化作永恒的創作養分。這束光不僅照亮了他的作品，也能讓讀者讀懂，他最純粹的童年記憶，原是藝術最動人的底色。



很多年以後，當我在香港的畫室裏回憶從前，仍然分不清在我的孩提時光裏，究竟是藝術選擇了我，還是我選擇了藝術。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藝術彷彿一束光，照亮了我的整個童年。 作者：趙志軍（字之境、號大郡）

藝術——童年的那束光（一）

1966年1月，我出生在山西和內蒙古交界地豐鎮市霸王河邊上一個偏僻的村莊永善莊。母親帶着我和哥哥姐姐在這裏和外公外婆在一起生活，那時父親遠在內蒙古的察右後旗的旗裏做鄉公安特派員工作。在我快3歲的時候，妹妹就要出生了，父親回來接我們進城。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火車，一個龐然大物，冒着白煙吐着熱氣、鳴着刺耳的笛聲開進了火車站，我緊緊地拉着媽媽的手依靠在媽媽的身上，5歲的哥哥害怕地撒腿就跑，被爸爸抓了回來

抱上了火車……就這樣我們來到了內蒙古察右後旗土木爾台鎮，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開始了新的生活。

1972年我開始在當地讀小學，那時學校的課很少，只有語文、算術、圖畫、體育和音樂。我特別偏愛圖畫課，後來又稱為美術課。經常把課本和作業本畫得一塌糊塗，有時考試的時候也會在試卷上畫個不停，以至於試卷不能夠做完，經常成績不合格。家長常會被老師叫到學校來，回到家裏就會被

父親用雞毛撻子一頓教訓。即使這樣，我也非常執着地喜歡美術。我學着石匠用釘子在磚頭上雕刻雙魚的圖案，我細心地觀察畫匠給老百姓家裏畫花鳥魚蟲圖案的牆裙和鋪在床上的油布，還有掛在牆上的玻璃畫；我選用泥巴為自己做了一個筆筒，把筆筒的表面雕刻上樹皮的紋理，染上樹皮的顏色，印象中這個筆筒一直用到考上大學。老師和家長都認為我不務正業，整天亂寫亂畫，殊不知，這卻開啓了我走進藝術殿堂的最初萌芽之門……（待續）

水墨設色。▲趙志軍作品《正午時光》，36cm X 36cm。



非人生活

日期：即日起至9月20日
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星期六下午1時至6時

地點：金鐘太古廣場六座10樓香港邦瀚斯
內容：近年，寵物熱潮席捲全球，但寵物早已不僅限於生活伴侶與精神寄託。從史前洞窟壁畫、生肖星座、文學寓言，到當代AI虛擬生物，寵物一直是人類思想與文化的重要載體。現正舉辦的「@NIMALX：非人生活」展覽，呈現逾20位香港藝術家作品，包括石家豪、楊學德、周俊輝、黃進曦、謝安安、Michael Lau、徐沛之、林海峰、Eric So、Kenny Wong等；並將攜手內田望（Nozomu Uchida）等海外藝術家，以寵物、動物為靈感，多角度反思人類與其他物種的共存關係，重新審視世界。大部分作品為展覽創作，首度亮相。藝術家從記憶、神話、歷史與流行文化中汲取靈感，呈現動物多元化的生命樣貌，以及深層的情感、歷史與精神意涵，引領觀眾反思慾望、恐懼與潛意識，跳脫人類中心視角思考世界。 記者：儀



謝安安作品《三粒星星》，2025年。

韓幸霖個展

日期：即日起至9月27日
時間：星期二至六中午12時至下午6時
地點：香港仔田灣興和街25號大生工業大廈3樓安全口畫廊

內容：香港地面積雖然不大，卻總能望到大海。本地藝術家韓幸霖成長於海邊，與大海形成了深厚的連結，受到其不斷變化的光影與律動啟發，其海景畫作不但反映個人情感，並超越傳統風景畫，表現了時間流逝的主題。現正舉辦的「Shaping Surface into Light」展覽，展出韓幸霖2025年創作的最新油畫。展覽延續「日光絮語」系列，繼續以大海作為隱喻，探索內心世界的情感。去年韓幸霖重回大海，從中汲取新靈感，創作出更為平靜與內省的作品。新作描繪了寧靜的大海，透過柔和鮮明的色彩捕捉光線與運動的交織，觀者能欣賞日落時分，模糊的倒影與變化的光影展現短暫的美感，從而進行沉靜的思考。 記者：儀



韓幸霖作品《Sunlight Murmur XXII》，2025年。

動漫《海賊王》特展

時間：9月23日至2026年1月12日
地點：廣州市越秀區廣百百貨北京路店9樓動漫11
票價：人民幣108元（成人票）、
人民幣88元（早鳥價包成人票及紀念品）

內容：「我要成為海賊王！」這句出自日本動漫《海賊王（ONE PIECE 航海王）》的台詞是不少人的童年回憶。想感受動漫中熱血冒險的劇情，不妨留意即將於廣州舉辦的「航海王『大航海時代』亞洲巡展」。1400平方米的特展內將還原動漫中的16個名場面，包括「頂上戰爭」等經典場面屆時以AR交互實景、巨型雕塑與光影聲效形式重現，觀眾可化身草帽海賊團成員參與現場裝置互動。同時，最終章「蛋頭島艾格赫德」全新場景將首次在內地亮相。展覽還有多款收藏級周邊首次限量開售，包括內地限定航海王半骨骸賞金系列路飛黃金版（明盒）等，並有多場貫穿展期的線下粉絲互動活動，帶來沉浸式「航海」體驗。 記者：儀



展覽將重現《海賊王》中的名場面。（圖由主辦方提供）

一盞孤燈，兩重轉台，數抹光影交錯——

這並非傳統戲曲的舞台，卻處處顯示出東方寫意的美學。香港原創粵語音樂劇《大狀王》自2022年首演以來，橫掃20逾項舞台劇大獎，今年內地巡演後載譽返港，第三度公演依舊一票難求。究竟這齣以清代狀師方唐鏡為主角的魔幻故事，如何通過舞台美學打破文化隔閡？本報記者採訪了《大狀王》舞台美學指導黃逸君、燈光設計楊子欣及布景設計張正和，揭開舞台美學背後的創作故事。 記者、部分圖片：Katherine



《大狀王》舞台美學指導黃逸君、燈光設計楊子欣、布景設計張正和（由左至右）。

《大狀王》幕後美學揭秘：留白見天地 轉台現乾坤

音樂劇《大狀王》講述廣東狀師方唐鏡助紂為虐，多行不義，終於惹來厲鬼纏身索命。方唐鏡為求活命，被鬼魂阿細牽着鼻子，替阿細心人秀秀翻案。二人一鬼踏上旅途，從憎恨到原諒，千關裏撥亂反正，萬難中自我救贖。

除發人深省的故事內容、緊湊豐富的劇情鋪排，音樂也展現了多元風格，糅合了粵劇、童謠、圓舞曲、古典、1920年代百老匯風格、抒情歌、搖滾、流行民謠及佛教音樂等，舞台設計巧妙地結合古典與現代美學，足見古今中西合璧的香港文化精粹，同時富嶺南文化藝術的特色，為近年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難得佳作。

留白之美 予觀眾一扇想像的窗

舞台上最動人的，往往是看不見的部分。《大狀王》的視角基調，可以用「簡約」概括。舞台美學指導黃逸君說：「舞台的設計，是嘗試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平衡，通過留白營造非寫實感，讓觀眾可以在看劇的過程中產生新的視角與理解。」這種留白哲學貫穿整個舞台，包括燈光的運用，燈光設計楊子欣解釋道，「大狀王舞台上運用的燈光顏色種類不多，但每個顏色都是配合音樂而設計，讓觀眾投入到故事中。」例如較常見的綠色，是用於烘托兩兄弟的感情，橙色主要用於現實世界，藍色暗示反派角色的陰冷，偶爾出現的紅色則用於一些刺激緊張的情節，整體設計刻意保持「乾淨」。所謂留白不是空白，而是通過色彩控制，在光影縫隙中給予觀眾想像空間。

機械之巧 雙轉台下的景別切換

「在香港舞台使用雙層轉台極其少見。」負責布景設計的張正和透露，此次與香港話劇團的技術部

門一起合作，打造了這套精密機械。需要以雙層旋轉台構建三十餘個場景的流轉，兩者交錯時既形成物理上的空間區隔，又構成隱喻性的敘事張力，可瞬間切換公堂審案、陰陽兩界、荒野驛站等時空。上方的圓形轉台與下方的方形轉台可分別旋轉，實現多角度場景轉換。黃逸君表示，團隊在打磨的過程中將舞台的設計當作一個遊樂場，會不斷有新的嘗試和新的發現，從而產生多樣變化的呈現效果。張正和笑言：「這是一次緊張刺激的嘗試。」

變化之細 混卡之下的細節調整

為保證最佳演出質量，並為觀眾帶來豐富多元的觀劇體驗，《大狀王》創作團隊在本輪香港第三度公演中，不僅延續了「雙卡司」制度，並創新推出部分場次的「混合卡司」（MixCast）模式，由原班人馬與新晉演員同台攜手演出。

「這一安排背後，是大量不為人知的細節調整。」黃逸君表示，小到一件傢俱的顏色、一位演員的服裝細節都作出了細節調整，服裝需因應不同卡司成員的身形比例與氣質特點做出改動，以呈現出最好看的效果。他笑稱，「有時細節變化多到自己都會一時混淆，常常需要逐一核對。」楊子欣則補充，混合卡司對燈光設計的要求更高。「不同演員的臉部輪廓、身形高矮，甚至表演時所站的位置都有差異。」比如兩位飾演方唐鏡的演員，形象、身高各不相同，必須準備多套燈光方案，仔細調整色彩的飽和度與投射角度，以襯托每位演員的特質。」此外，演員的表演節奏與情緒表達也存在個體差異。有的演員在某句台詞前會稍作停頓，有的則在唱段尾音加入細微變化，均需要燈光、轉台、音響等技術部門同步調整，方能實現「人與舞台同呼吸」的藝術效果。



《大狀王》燈光設計楊子欣、舞台美學指導黃逸君及布景設計張正和（由左至右）。



▲舞台燈光會隨劇情、音樂而有變化，如以紅色營造緊張氛圍，烘托情感。（圖片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Winnie Yeung @ Visual Voices攝）

演出詳情

日期與時間：9月2至7日晚上7時45分；
9月9至10日晚上7時45分；
9月6日下午2時

地點：尖沙咀柯士甸道西88號

戲曲中心大劇院

票價：港幣\$88至\$360元



燈光設計會根據演員的臉部輪廓、身形高矮等有所調整，相當細微。（圖片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Winnie Yeung @ Visual Voices攝）



舞美作為敘事的一部分，通過構建舞台上的「留白」，給觀眾留下更多想像空間。